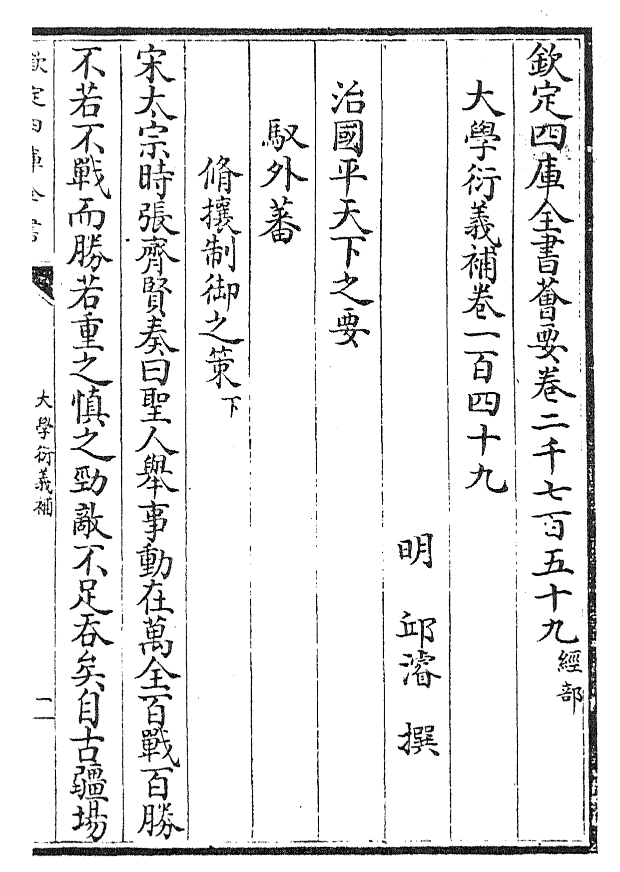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五十九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九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外蕃

脩攘制御之策下

宋太宗時張齊賢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勁敵不足吞矣自古疆埸

之難非盡由外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矣夫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人民獲休息矣獲休息則田業時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敵入之心亦擇利避害安肯投死地而為寇哉又曰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内

以養外人民本也異域末也中夏内也四海外也是知二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于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四方斂衽而至矣

臣按齊賢之言乃反本之論自治之策

田錫言于太宗曰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姦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北鄙緝騷蓋亦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為捷捕斬小勝為功買結怨

仇名戎起釁職此之由伏願申飭將帥謹固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索獲蕃口撫而還之如此不出五載河北之民得務三農之業亭障之地可積十年之儲

臣按田錫斯言得安靜守邊之道

錫又言于太宗曰將帥行恩信邺士卒必豐財貨方得士心昔趙奢為將所得王之賞賜盡與軍吏又李牧為將軍市之租皆用享士卒魏尚守雲中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享賔客軍吏是以匈奴不近雲中之

塞今國家所命將帥雖古今異宜凡有給賜今則誰敢
效古散家財賞士卒哉若以年年供億輓運老師費財
曷若厚給將帥使之賞用也

臣按錫之此言得任用邊將之道

錫又言曰禦戎在乎辨邊上奏報之虛實察左右蒙蔽
之有無奏失利則未必盡言報大捷則不足深信陛下
未當信而先信陛下本欲知而未知如此何以料安危
策成敗安危成敗之理乞詳而察之

臣按錫謂禦戎在辨邊報虛實察左右蒙蔽有無葢以有為無以無為有多為少少為多邊上奏報率用此計以欺罔朝廷將以希功而免罪也然非左右之臣僚為之蒙蔽則彼亦不敢肆其欺焉此人主于聽任之際尤不可不擇其人也任非其人則咫尺之間為所蔽矣况萬里之邊城乎

王禹偁言于太宗曰漢之十三帝言乎聖明者文景也言乎衰亂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時單于最為彊盛大

有侵掠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宮哀平之時呼韓邪單于每歲來朝委職稱臣邊烽罷警此豈繫乎歷數而不由于道德邪臣以為不然矣且漢文當單于彊盛之時而外能任人内能脩德使不為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單于衰弱之際外無良將内無賢臣而使之來朝者繫乎時也

臣按禹偁謂漢文帝内能脩德外能任人故單于不為深患嗚呼人君能盡二言豈但使外國無患

哉雖中國之治亦不出此而已矣

范仲淹上仁宗和守攻備四策其備策曰請朝廷力行七策以防大患一密為經畧二再議兵屯三專于選將四急于教戰五訓練義勇六脩京師外城七定討伐之謀其一請選有材識近臣暫往經畫使親視邊壘精究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而更置之不出半年歸奏闕下更令中書樞密院子細詢訪熟議經久之計

臣按范仲淹所上四策雖為當時契丹而設然萬

世之下備禦外國之方實不外此謹準當時之事以為今日之用其備策凡七其一請選材識近臣親視邊壘精究利害此策今日實可用之我朝罷前代樞密院而以兵事專屬兵部臣請兵部于尚書外添設尚書一員輪掌部事每歲遣一員行邊錫以璽書俾起自遼東歷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抵平凉等邊地凡山川之險易營壘之遠近戍卒之多寡糗糧之有無敵人之向背將領之壯怯

已然者當何如而脩飭未有者當何如而增補某處當設為營堡某堡當加軍守備某墩臺可廢某蹊隧可塞某處可屯種某處宜牧畜凡邊計未備者皆與其巡撫都御史守備總兵叅將等官計議經畫條而上之如此則可銷患于未萌如此則可以待敵之來攻如此則可以扼其衝突如此則可以遏其侵擾歸奏闕下叓令內閣大臣會合六卿以下詳訪熟議施行之歲歲以為常其四川湖北

兩廣雲貴則三年一廵行如此朝廷不忘邊備邊方無復廢事居廟堂者無遙度之失守封疆者無不通之情

其二曰再議兵屯者自來北邊分為三路其所轄軍馬不甚整齊及有一州兵馬却屬兩路之處又未曉本路將于何處控扼合行重兵若干又甚處只宜固守合屯兵若干及三路互相應援次第須差近臣往彼密為經略方可預定法制臨時不至差失或事宜未動亦當相

度兵馬合那減于何處駐泊使就芻糧以省邊費庶免先自匱乏

臣按此策亦切于今日之用臣請每歲所遣行邊大臣即以其事付之

其三曰專于選將者委樞密院于閤門祗候使臣已上選人三班院于使臣中選人殿前馬步軍司于軍旅中選人或有智略或有材武堪邊上試用者逐旋進呈據選到人數以籍記之候本路有闕則從而差授如此則

二三年間得人多矣

臣按范仲淹欲凡掌兵諸司選將今不必盡如其言每歲行邊大臣所至邊境即令總兵以下各舉所知不問有官無官皆明著其名目某人有智略某人有膂力某人有膽氣某人善騎射因而試之用為選鋒試中即于本色糧賞外加以廩食量為任使

其四曰急于教戰者于四路抽取曾經押戰隊使臣十

數人更授以新議八陳之法遣往河北閲習諸軍使各知奇正循環之勢應敵無窮

臣按今朝廷訓兵已有成法大約教之使知金鼓作止旌旗偃仰角礮緊緩以為進退疾徐分合之節而已然按行故事視為泛常請于時常教閲之外專以教射為事乞勑縁邊將領通行各處抽選能射軍士分軍教習名為教師每一人教十人或二十人其都御史往來提督試驗行邊大臣至日

計所教有成効者多少以為教師陞賞及凡軍中有差役爭訟事有疑似難辨取與分輕重及有過失者皆以射決之射中者予之免之輕之如此則人皆習弓矢無不善射者矣

其五曰訓練義勇今河北所籍義勇雖約唐之府兵法制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然未見府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可治兵者并增置將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法應制可用斯則彊兵制勝之本矣

臣按邊城有州縣之處今已簽民與軍相兼守禦可用仲淹此議俾其隨軍操練仍須擇守令責以訓練之任旌其勤而懲其惰

其六曰脩京城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契丹再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至今驕慢必謂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若京城堅固則戒河朔重兵勿與之戰彼欲戰不能戰謀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

不整則邀之可也是則脩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起六百里內男女城長安二年而畢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畢考法于古擇利于今京城之脩蓋無疑矣然須二年成之則民不勞苦人不驚駭

臣按宋都汴梁去幽燕之地千餘里而范仲淹議守邊策猶以脩京城為言當時若余靖輩皆力攻之以為非其後靖康之禍果有如仲淹所議者矧今國家都燕其去邊地尤近尤不可不留意焉者

已巳之變虜騎直犯京師雖我金城湯池如天難升然而重城之外百萬人家亦嘗為之驚疑幸此無事之時請如漢惠帝唐明皇故事築為外城包圍城外民居萬一有儆人心有所倚賴而不至于驚潰矣

仲淹又言曰元昊作偽詔誘邊人定關中其謀不細葢漢多叛人陷于窮漠衣食嗜好皆不如意必以苻堅劉淵元魏故事日夜游説元昊使其侵取漢地而以漢人

守之則富貴功名衣食嗜好得如其意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為賊之謀也

臣按外國不用中國人其為害不深而其所以深為中國害者用中國之人也臣請立為條格凡近邊之人有一才一藝者皆許自陳試之稍如所言不必深求全備茍有可用皆隨其才而授以官如此則此輩心有所繫跡有所拘而不為彼用矣

吳育言于仁宗曰聖人統馭之策內外不同雖有外國

之人向化賔服終待以外臣之禮覊縻弗絶而已或有一背叛來則備禦去則勿追葢異俗殊方原屬化外不足以臣禮責之今西夏若止是鈔掠邉隅當置而不問若已見叛狀必須先行文告以詰其由若是用中國叛臣即加征討大凡兵家之勢征討者貴在神速守禦者利在持重況夷狄之性惟事剽急因而偽遁多誤王師武夫氣鋭輕進貪功或陷誘詐之機今但明烽堠堅壁清野以挫剽急之鋒而徐觀其埶乃廟堂之逺筭也

臣按大朝用兵與小國不同吴育以徐觀其勢之
一言為廟堂之遠筭諒哉
田況言于仁宗曰古之良將以燕犒士卒為先所以然
者鋒刃之下死生俄頃固宜推盡恩義以慰其心李牧
備匈奴市租皆入幕府為士卒費趙充國禦羌戎亦日
饗軍士太祖用王全斌董遵誨抗西戎何繼筠李漢超
當北寇人各得環慶齊隸一州征租農賦市牛酒犒軍
中不問其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窺邊

臣按田况言古之良將以燕犒士卒為先而引李牧趙充國王全斌董遵誨事為議且曰鋒刃之下死生俄頃宜推恩義以慰其心此語尤為警切臣惟今日邊城糧賞之外為將者别無儲蓄况邊塞之地多無征租臣請自今以後别于常儲之外稍以羸餘付邊將為燕犒之費遇有警報勅遣近臣齎官錢赴邊市牛酒燕犒將卒是亦感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

蘇軾代滕甫草奏上神宗曰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財幸臣近患積聚醫云據病當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一日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月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全因悟近日臣僚獻言欲用兵西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憂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陛下聖明將賢士

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為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自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此言鄙而切于事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危亡其陷人可畏有甚于井故臣願陛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為得也

臣按蘇軾代滕甫草此奏而引醫及彭祖觀井為譬蓋合古人所謂帝王之師以萬全為勝之旨矣

末章又曰滅國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兒之毀

齒以漸搖撼之則齒脫而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兒此譬尤善凡除宿弊興善政莫不皆然非但用兵滅國一事也

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其帥斡里雅布至京城西北屯牟駝岡天駟監即孳生馬監之所芻豆山積與時郭藥師來朝得旨打毬于其間金人兵至徑趣其所藥師導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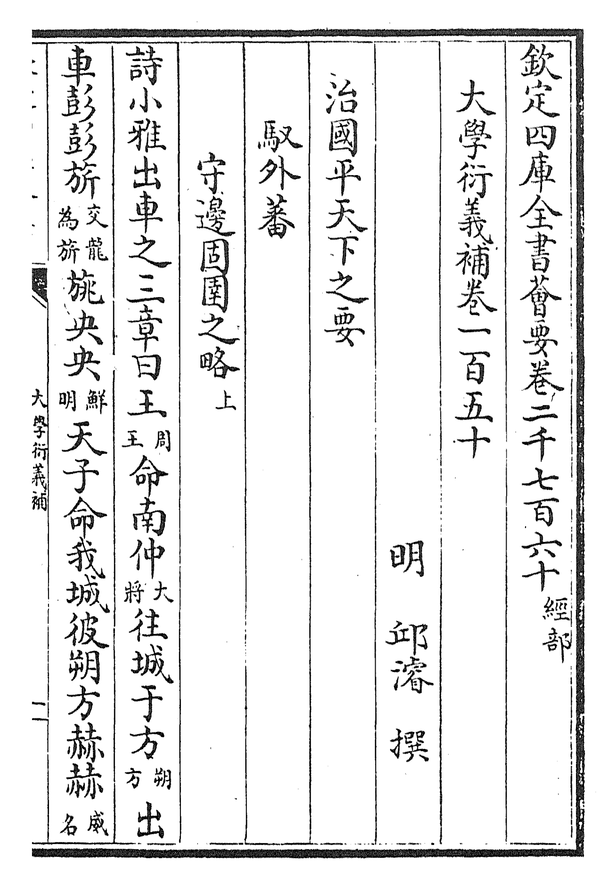
臣按自古國都于其近郊必有牧馬之所其間必

積芻豆以為飼秣之具方無事時資以牧育固為近便然世道不能常泰而意外之變不可不先為之慮金人犯宋京姦人導之屯兵于其近郊之牟駝岡藉其芻豆飼其馬以為久駐之計此往事之明鑒也矧今國都去邊伊邇已已之變倉卒用言者計焚棄芻豆何啻千萬當時見者莫不悔惜然事已即休無復有以為言者竊惟都城東北鄭村壩二十四馬房其倉場所儲積者如京如坻請于

無事之時即其地築爲一城以圍護其積聚及移附近倉塲咸聚其中就將騰驤等四衛官署軍營設于其中特勑武臣一員于此守鎮仍司群牧四衛官軍不妨照舊輪班内直下直回城屯住是亦先事而備之一策也伏惟聖明下其議于群有司以決其可否

以上脩攘制御之策下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九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外蕃

守邊固圉之略上

詩小雅出車之三章曰王（周王）命南仲（大將）往城于方（朔方）出車彭彭旂（交龍為旂）旐央央（鮮明）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威名）

光顯南仲玁狁于襄除也言勝之

程頥曰城朔方而玁狁之難除禦異域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也

臣按朔方之地自三代已為邊地漢人城之以遏敵之内侵宋始廢其城而棄其地程氏謂禦異域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乃帝王禦敵之要法萬世所當遵守者也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坏補其闕薄城郭戒門閭脩鍵

鎖須閉鎖筒慎管籥鎖匙固封疆備邊竟境同完要塞謹關境上門

梁橋也塞徯徑

陳澔曰城郭欲其厚實故言坏門閭備禦非常故言戒鍵閉或有破壞故云脩管籥不可妄開故云慎要塞邊城要害處也徯徑野獸往來之路

陸佃曰坏城郭而門閭不戒無益也脩鍵閉而管籥不慎無益也固封疆而邊境不備無益也完要塞謹關梁而徯徑不塞無益也

臣按月令于孟冬之月既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而又命有司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慎管籥者此葢兼中外而言也至于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則專為邊境言焉然邊境之中亦有城郭而其城郭也則有門閭焉門閭之或啓或閉則有鍵閉管籥以司之故既坏其城郭之闕薄使之堅而厚而又戒其門禁之出入于鍵閉管籥也則又脩而理之慎而守之所

以防內之出而外之入也若夫封疆之固邊境之備則其所防者內恐盜賊之竊發外恐敵國之侵陵雖以無事之時亦必歲歲為先事之備于要塞也則完之以扼其要衝于關梁也則謹之以限其出入然非但于人馬可行之地而致其備則凡野獸往來之徑徑可容足者亦無不致其謹焉可見古人于封疆之守邊防之備其嚴且密也如此後世為政苟具目前而于邊塞之地無事則一切置

之不問一有事焉則急遽之際倉皇無措者多矣甚者以樵薪之故而翦其蒙翳以營造之故而伐其障蔽以游畋之故而廢其險隘殊不思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無其險尚百計以營為之況有其險而自去之以為敵除道邪智者不為也後之君子尚思所以為先事備而毋貽臨時噬臍無及之悔臣竊以為今京師切近邊塞所恃以為險固者内而太行西來一帶重岡連阜外而渾蔚等州高山

峻嶺蹊徑狹隘林木茂密以限敵騎馳突不知何人始于何時乃以薪炭之故營繕之用伐木取材折枝為薪燒柴為炭致使木植日稀蹊徑日通險隘日夷設使國家常如今日之無事固無所用之不幸一旦而有風塵之警將何以扼其來而拒其入乎失今不為之限制臣恐日甚一日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臣請下工部稽考洪武永樂年間以來其所用材木薪炭取于何所掌于何人凡其

可以措置之方用度之數與夫愛惜減省之節目

一以閒必須無損于邊關無虧于國用定為經

久之計其事雖小所係實大考諸司職掌于工部

抽分條止云抽分竹木場如遇客商興販竹木柴

炭等項照例抽分若不敷定奪奏聞給價收買或

差人砍辦則是祖宗之時遇有營造不敷方行買

辦然亦止言營造而不知當時大庖之爨内臣之

炊何所取材意者洪武之初建都江南沿江蘆葦

自足以供時之用也蘆葦易生之物刈去復生沿江千里取用不盡非若木植非歷十數星霜不可以燃取之須有盡時生之必待積久况今近甸別無大山茂林不取之邊關將何所取耶夫自立柴廠于易州以來恒聚山東西北直隸數州民夫數千于此取柴炭以供國用又役順天之民以為挑柴夫府縣添設佐貳官以專管之又特勑侍郎或尚書一員以總督之此事非特今朝無有定制而

前代亦所未聞也然則前代皆不舉火耶古之人必有善處之法然而史籍不載無從稽考意者以此為非要之務隨時制宜固取足用政不必顓顓設官拘拘督責因吾口食之奉以奪民衣食之資也為今之計宜移置易州柴厰于近京之地散遣丁夫各還原籍量其州縣大小人民多寡定為薪炭之數分派輸納内外衙門每歲定為限期俾其依期運納一如户部糧草例取納足通關以憑稽

考又必痛為禁革除去印烙苟薪柴可以燃燎即與收貯不必問所從來限以式樣如宋之末世所取之炭必如核桃紋鸕鷀色以困吾民也如此非獨可以為邊關之固而京畿及山東西之民亦可以少甦矣雖然木生山林歲歲取之無有已時苟生之者不繼則取之者盡矣竊恐數十年之後其物日少其價日增吾民之採辦者愈不堪矣臣又竊有一見請于邊關一帶東起山海以次而西于

其近邊内地隨其地之廣狹險易沿山種樹一以備柴炭之用一以為邊塞之蔽于以限敵人之馳騎于以為官軍之伏地每山阜之側平衍之地隨其地勢高下曲折種植榆柳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若其地係是民産官府即于其近便地撥與草場及官地如數還之其不願得地者給以時價除其租税又先行下法司遇有犯罪例應罰贖者定為則例徒三年者種樹若干二年者若干杖笞

以下以次遞減照依繕工司運水和炭事例就俾專業種植之人當官領價認種某樹若干長短大小皆為之度以必成為效有枯損者仍責其賠其所種之木必相去丈許列行破縫叅錯蔽虧使戎馬不得直馳官軍可以設伏仍行委所在軍衛有司設法看守委官廵視歲遣御史一員督察之不許作踐砍伐違者治以重罪待其五七年茂盛之後歲一遣官採其支條以為薪炭之用如此則國

用因之以舒民困因之以解而邊徼亦因之以壯固矣又今京城軍民百萬之家皆以石煤代薪除大官外其惜薪司當給薪者不過數千人之煙爨無京民百分一獨不可用石煤乎儻以為便乞下辦納挑運州縣計其買辦雇覓工價所費幾何俾其辦價送官量給與之市石煤以爨是亦良便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城郢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

在四竟（境同）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安習）其野三務（春夏秋三時之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夫正其疆埸脩其土田險其走集（邊境壘壁）親其民人明其伍候（部伍相為候望）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強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

臣按楚人畏吳之彊而城郢郢者楚之國都也不能遠撫邊境惟欲近守城郭故沈尹戌告之以此夫諸侯之守固在四鄰天子之守固在四夷然必

四境備而後及于鄰封諸侯服而後及于四夷近者未備何以服遠内者未脩何以攘外宋范仲淹欲脩京城執政者引囊瓦城郢之事以沮之泥古人之陳言而不知當世之事宜者也

秦始皇三十三年蒙恬于西北斥逐匈奴單于不勝秦北徙盡收河南地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因河為塞築長城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

臣按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其為計也亦勞矣然此豈獨始皇築也昭王時已于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敵矣亦非盡秦築也趙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闕為塞燕自造陽至襄平亦皆築長城是則秦之前固有築者矣豈但秦也秦之後若魏若北齊若隋亦皆築焉蓋天以山川險隘限外國有所不足增而補之亦不為過然內政不脩而區區于外侮之禦乃至于竭天下之財以

與無窮已之功是則不知所務矣雖然長城之築雖曰勞民然亦有為民之意存焉設使漢之繼秦因其已成之勢加以脩葺魏之繼漢晉之繼魏世世皆然則天下後世亦將有以賴之限隔中外使化外桀鷔之人不得以為吾民害矣奈何後之人懲秦人起閭左之失慮蒙恬絶地脉之禍而廢其已成之功豈不可惜哉後世守邊者于邊塞之地無山川險阻之限而能因阸陿之關順形勢之便

築為邊墻以扼戎馬之馳突亦不可無也但不可速成而廣擾爾若就用其守禦之人而限以三十年之久徐徐而為之其成雖遲猶勝于不為也

始皇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地名中築亭障以逐戎人恬居上郡十餘年威振匈奴

水經曰趙武靈王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若闕焉自闕北出黄中闊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闕戍自

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

臣按所謂髙闕者其山中斷兩岸若闕焉今之邊關皆是萬山綿亘之間忽然中斷可以往來故歷代設為重城屯士卒以戍守之所以絶内外之通使外之寇賊不得入而内之姦細不得出也按史髙闕在古朔方臨戎縣北連山中斷兩峰俱峻若城闕焉朔方古夏州也今地在黄河套中世不知其所在就以今日邊關言之其最大而要者居庸

紫荆松亭鴈門是也前代關隘之設皆為守邊惟今日邊關則咫尺神京之側非但守邊也葢開闢之初天造地設此連亘之山以為内外之限而又遣巨靈擘開兩山以通出入葢于億萬載之前豫有待乎我朝開國于億萬載之下也自古建都于燕者前有名公頭後有金元金元國祚未久而亦以分此山川之王氣也王氣之隆政有在乎今日雖然漢人繼秦之後則以秦為鑑唐人繼隋之後

則以隋為鑒彼秦與隋豈漢唐所可匹哉而以為鑒者儆戒生于不足也臣嘗觀元人進金史之表曰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搤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鑑也然擣居庸而謂之拊背出紫荆而謂之搤吭則其立言之間輕重緩急不問可知蓋背乃人身之所倚負而吭則呼吸飲食所必經死生之係也況今六軍億兆聚于京師北倚居庸即為重鎮而紫荆乃南出之路

疾騎抵吾運道數日可到是尤不可不加之意焉議者往往急居庸而後紫荆此不知大勢者之言也伏望聖明深以前代為鑒防患于未然宗社生靈不勝大幸

漢書賈誼傳曰斥堠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甲冑而睡文頴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皐桔皐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煙曰燧

顔師古曰晝則燔燧夜則舉烽

臣按烽燧之制自漢已有之

鼂錯言于文帝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鐵蒺蔾）復為一城其内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外藩）

如淳曰藺石城上雷石也

蘇林曰渠荅鐵蒺蔾也作虎落于塞要下以沙布其

表旦視其迹以知匈奴來入

文帝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昂虜人畜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宫候騎至雍甘泉詔以中尉周舍郎中張武為將軍車千乘騎卒十萬軍長安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寗侯魏遬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屯三郡上親勞軍勒兵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以張相如欒布為將軍擊逐出塞而還

臣按漢文帝一聞邊報即欲勒兵自征匈奴帝之奮發則有矣然非帝王禦邊之常道也葢備邊有其要不在于臨時而在于平日禦邊有其道不在于自用而在于用人是以自古聖帝明王知中國之害在于邊地故于封疆之守尤盡心焉故于無事之時謀為措置會計考驗凡吾土宇之内臨邊之地若干處其延袤幾何某處為總會某處為要害某部最為强悍沿邊之城堡若干戍卒若干斥

堠若干某處當何如而守某部當何如而備某人可用為將帥某人可用為偏裨彼侵某處當用何處兵以援之彼若深入當于何所而扼其歸某城與某城相接某寨與某寨相連里數之遠近山川之險易人力之勇怯儲峙之多寡具而為圖書而為策寘于座右則人君雖居九重之上深宫之中不出殿門而邊塞城堡將卒戍落皆懸著于目睫之間展轉于心胸之内一有警報即按圖運謀因

機生智隨能命將合衆人之長集羣策之要政不必親駕六飛躬臨沙漠之區自親矢石之用屈帝王之尊為幺麽之敵勝之不足以為武不幸而敗焉豈不長寇暴之威而貽中國之恥哉然則寇準勸真宗幸澶淵亦非歟曰聖人處事于其常而不于其幸夫以漢高祖英雄之主而一時名將多在尚且幾危于平城真宗視高祖如何寇準視陳平如何高瓊視樊噲如何必有能辨之者

文帝後六年匈奴入上郡雲中所殺畧甚衆烽火通于甘泉長安遣將軍令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

臣按漢都長安上郡雲中皆近邊之地烽火通于甘泉葢傳報耳非寇至甘泉也飛狐句注之屯以備雲中北地細柳霸上棘門之屯以備上郡葢古人守邊既于臨塞之地建城寨築亭障屯戍卒命

將專守其地遇彼來寇既自禦之又通報于朝廷朝廷遣將屯其要害以備之所以為邊將之聲援耳不必親臨其地也使彼聞之知吾有備縱得入寨不敢馳突其寨垣守禦一責之邊將非其力不能支所遣之將不輕出也大抵内地之兵與戍邊之卒其内兵不經戰陳不曉地利且多驕脆但可以為聲援耳不若生長邊陲者慣戰而耐苦不徒為國而又亦各自為其家一卒亡一丁補知其必

不可已所以肯捐軀拒敵也不然一旦命貴將統

内軍以臨之兵不識將將不知兵情既不通教又

非素甚者乃至未戰則用邊兵以供役臨戰則驅

邊兵以當先遇有功次又攘而有之此戍邊將士

所以解體也臣請遇有邊儆宜如漢文遣將屯軍

故事而責其功于邊將彼此相應以為聲援虜知

吾内外有備則自然退縮矣

武帝太初四年遣光禄勳徐自為築五原塞外列城數

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
顔師古曰漢制每塞要處别築為城置人鎮守謂之
候城即此障也
昭帝時匈奴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
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
元帝時單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
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
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

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
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
征伐斥奪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深開小道築外
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夫夷狄之情困
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
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中國
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
其衆不犯約哉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絶臣

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絶今罷乘塞乘登之而守也則生慢易分爭之漸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與夫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

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謂山上樹木枯僵墮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顏師古曰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

臣按班史武紀所謂城障列亭匈奴傳所謂建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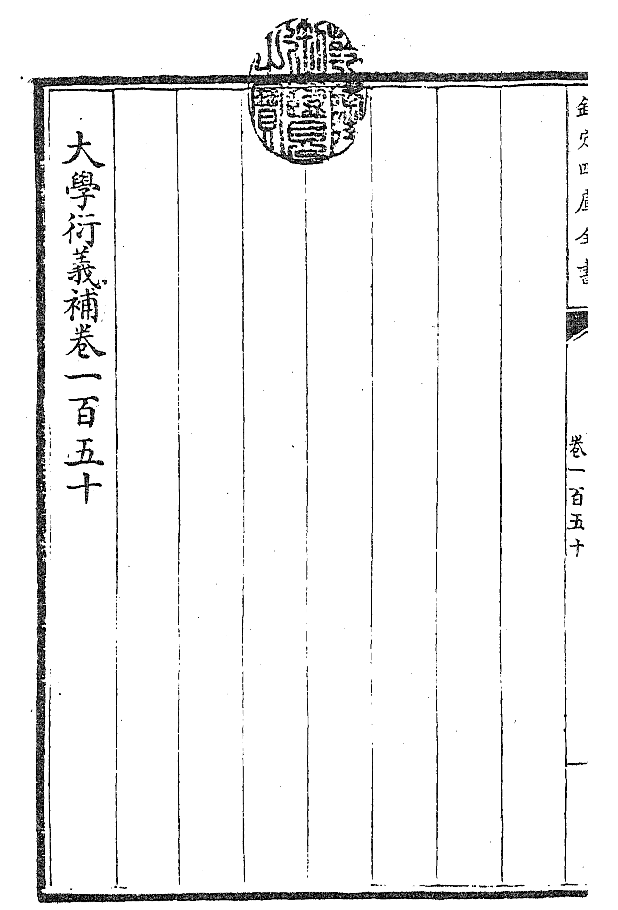
徼起亭隧是乃古人候望之所今世所謂營堡墩臺之類也賈誼傳所謂斥𡸁烽燧邊錯傳所謂蘭石渠荅虎落是乃古人候望之具今世所謂煙火信礮礌石之類也大抵斥候以遠為宜以高為貴以簡為便𢎞近則緩不及事低則候不及遠繁則人少而費多臣請以今日邊事言之且如宣府一處腹裏墩口二百七十二所沿邊共四百五十六所即此一處以例其餘且城寨之設皆當要害之

虜固無容議但墩臺之類則恐失之太多矣臣愚以為設墩臺以候望也其相去之遠近當以火光可見礮聲可聞為限夫以方丈之土堆十數之孤卒持一二日之水米出于數百里之外其孤危甚矣苟非地險而逕迂勢高而食足其乘障者幾何不為虜持首去如狄山也哉臣竊以為宜遣行邊大臣會同守邊將帥躬行邊地相其事勢審其形便于凡舊日墩臺可省者省之可增者增之可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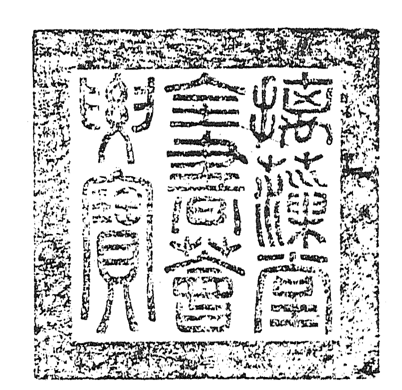
者併之大抵主于簡而遠聲聞可相接目力可相及處則立為一墩及于衆墩之間要害處立為一堡使之統其附近諸墩有事則相為接應墩統于堡堡統于城如臂指之相使如氣脉之周流于外墩之内每二三十里各為總臺數處以次通報于城中其墩之制高必極望墩之下于三四里間四週俱築為土墻高四五尺長七八尺許横斜錯亂彼此相入人須委曲然後可行使虜馬不能侵近

其墩之上除候卒自持口糧外常蓄一月水米以防不測若夫熢燧之制古人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偶遇風勁則煙斜而不能示遠值霖雨則火鬱而不能大明宜于墩臺之上立為長竿分為三等上懸紅燈以燈數多寡為冦緩急衆寡之候所謂紅燈者煆羊角及魚䰿為之而染以紅遇夜則懸以示遠數百里之間舉目可見矣

以上守邊固圉之略上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孟錫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六十一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一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外蕃

守邊固圉之略下

武帝元朔二年衛青出雲中西至高闕遂至隴西捕首虜數千走白羊樓煩二取河南地為朔方郡主父偃言

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省轉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公卿皆不便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繕塞因河為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

臣按漢立朔方郡即赫連勃勃命叱干阿利蒸土築城之處所謂夏州是也後秦姚興以赫連勃勃為安北將軍鎮朔方勃勃僭稱天王建國曰夏命其臣叱干阿利發嶺北夷夏十萬人於朔方水北

黑水之南營起都城號為統萬命其祕書監胡義周作頌曰營啟都城開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蓋此地在漢已有城而赫連夏乃於此建都也隋以朔方地分置勝州榆林郡唐開元中置朔方都大總管兼安北都護唐末拓拔思恭鎮是州唐賜姓李五代李仁福彝超繼領節鎮號定難軍宋太平興國八年李繼捧來朝願納土其弟繼遷不樂内附亡命嘯聚擾邊淳化中太

宗以夏州深在沙漠姦雄因之以竊據欲墮其城

呂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頗與關右為患若廢

之萬世利也遂詔廢之遷其民於銀綏分官地給

之其州兵不徙相聚置營仍曰夏州眞宗咸平末

繼遷死景德中其子德明欵塞内附朝廷假以本

道節制始自夏州遷懷遠鎮改為興州居之即今

寧夏衛是也德明之子元昊僭號自稱夏帝史謂

其境土方一萬里河之内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

南之州九曰靈曰洪曰宥曰銀曰夏曰石曰鹽曰南威曰會河西之州九曰興曰定曰懷曰永曰凉曰甘曰肅曰瓜曰沙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寧曰樂曰廓曰積石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即今州郡考之所謂興即今寧夏也河西及河外之州今多存焉其河南九州雖其一二可考而其七者不知其所在意者皆在今河套中邪自昔守邊者皆襲前代之舊漢因秦唐因隋其邊城營堡往往皆仍

故迹惟我朝守邊則無所因襲而創為之制焉葢自唐天寳以後河朔以北多為方鎮所有其朝廷所自禦者突厥吐蕃南詔而已五代以來石晉以燕雲賂契丹而河西盡屬拓拔氏宋人以内地為邊境制馭失策宜其子孫國勢日削南渡偏安迨我聖祖應天崛起而中外歸心其於西北邊城立為藩府統重兵據要害然皆在近邊而未嘗遠戍境外如漢唐之世也洪武之初西北邊防重鎮曰

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大寧永樂初革去
大寧惟存四鎮處置要害固已嚴密所以先事而
豫為之防者茲其時乎自昔中國守邊者皆將卒
守其內而捍拒之於外茲地則彼反入吾之內而
吾之所守者反在其外焉彼所以從入者必有其
路所以屯聚者必有其所所以食用者必有其物
皆一一推求其故於其所經行之路則預扼其要
衝於其所屯聚之處則先據其形勝勿但幸其眼

前之無事而必為後日之遠圖議者若謂置為城守則饋餉為難將至於漢人之勞費盡思赫連之建國元昊之列郡皆在此地何從得食乎宋史明言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漢人於境外輪臺之地尚為之屯營况此乃在黄河之南次邊之地乎臣請下合朝議當此無事之秋敵人遠遁之際遣通古今識事體大臣躬莅其地詳察可否以聞儻以為可行或於河之南築城池以為之鎮遏或于河

之北據要害以為之扼塞或沿河之壖設營堡以防其徑渡事必出於萬全然後行之不然較其利害足以相當姑仍其舊可也愚儒未履邊地姑以意言可否惟上之命

後漢王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

李賢曰飛狐道在蔚州飛狐縣北通嬀州懷戎縣即古之蜚狐口也

臣按飛狐口在今蔚州廣昌縣

北魏中書監高閭表以為北部習於朔漠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彼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又彼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是以歷代能為邊患六鎮勢分倍衆不鬬互相圍逼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擇要害之地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置兵扞守彼既不攻城野掠無

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彊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鈔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

臣按我朝建都于燕切臨邊境所以設險以扞蔽其國都者尤宜慎固太行西來逶迤而北歷居庸而東極于醫巫閭是為第一層之内藩籬也又東

起舊大寧界越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而西至于保德州之黄河又為第二層之外藩籬也其内之藩籬天造地設重岡疊嶂以為國家北門之屏蔽易所謂地險者也若夫外之藩籬固有天然之地險然其間多有間斷之處因而補其缺塞其罅以為外寇之防則又賴乎王公之設險焉臣聞雲代一帶其設墩臺以守候也有大邊有小邊大邊以謹斥堠小邊以嚴守備今誠於大邊墩臺之間空缺

之處因其崖險隨其地勢築為城墻以相連綴實爲守邊長久之計高閭謂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彊弱相兼不過十萬人一月可就臣竊以為今山後縁邊之地東起永寧之四海治西底保德之河壖自東而西計其所長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其間墩臺相望遠者十數里近者數里就其空處而加築塞之功延引以相連接亦無甚勞費者昔人謂一月可就臣請以

三年為期遇邉方無警之秋米穀豐登之歲孟夏仲秋天氣温凉之候量撥騎兵以為防護借十萬人之工力費十數萬之背糧三年之中僅勞一百八十日成此千百年莫大之功夫然則邉城寇盜永清國家藩籬益厚高閭所謂五利者彼徒託之空言而我今日真實享其利矣

唐高祖時突厥歲盜邉帝㑹羣臣問所以備邉者將作大匠于筠請于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中書侍

郎溫彥博曰魏為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

臣按據于鷟所請于五原靈武置舟師于河扼敵之入彥博亦言魏為長塹則是迤西黃河固可以行舟而沿河之地亦可以塹也

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北厓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度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張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

絶其南寇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城今築城彼腹中終為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工百人逃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

王禹偁曰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今固未能專委一人則請於沿邊要害之地為三城以備之若有唐受降城之類如國家有兵三十萬人使互相救援責其成功

臣按朔方軍即今河套地也唐初與突厥以河為界則是固常守河矣而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皆在黃河之北大漠之南史謂中城南直朔方意今河套之地西城南直靈武意今寧夏之地東城南

直榆林意今在綏雲之間今其故址無復可考説者多謂東勝州即古東受降城所在其地今有斷頭山地𣈆肥腴且宜馬疑即史所謂牛頭朝那也國朝設東勝衛於此其後移於内地宣德正統間往往有建議者欲復其故然而卒不果焉夫自古守封疆者必據險阻然守險也不守其險而守於險之外若即險而守則敵與我共其險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唐人禦突厥也始

以河為界其後張仁愿乃建三城于河之外焉是即守江之意葢擇其要害之地扼其吭而折其脇也是以唐自有此城之後朔方益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此其明驗也今日邉城營堡措置已定固無可更革之理然事有暫勞而久安費少而效大者古人亦不憚改作在乎行之有其漸處之有其道焉耳臣故微舉其端而不敢盡其説以俟後之經國遠圖者云

五代晉高祖割幽（今順天地）薊（今薊州）瀛（今河間地）莫（今任丘縣）涿（今涿州）檀（今密雲縣）順（今順義縣）新（今保安州）嬀（今延慶州）儒（今永寧縣）武（在今朔州西境）雲（今大同地）應（今應州）寰（今馬邑縣）朔（今朔州）蔚（今蔚州）十六州與契丹

胡三省曰石晉以十六州與契丹人以為北方自撤藩籬之始予謂鴈門以北諸州棄之猶有關隘可守若燕順薊等州則失地險矣然盧龍之險在營（今昌黎等縣地）平（今永平地）二州界自劉守光僭竊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間遂據營平自同光以來契丹南來直抵朔易其

失險也久矣其後天福八年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趙延壽將之經略中國所謂山後即雲應諸州而盧龍即幽州軍號也此乃天福初割與契丹之土地人民契丹用中國之將將中國之兵以攻中國藉寇兵而齎盜糧自此中國胥為患矣

臣按石晉所賂契丹十六州地幽薊瀛莫涿檀順七州在山前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九州在山後合前此契丹所自取營平二州通計之葢十有八

州也自是中國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併其關隘而失之晉人自捐其險隘與人既無以自守其國宋人承其後而不能復中國之舊遂以白溝河為界故二國其後國勢朘削略同夫自晉天福元年以賂契丹此地為彼所得者首尾四百五十餘年我太祖高皇帝經綸草昧鑒前代浸弱之失而於此建都不啻援之於泥塗之中臍之天日之上矣夫以百二山河而有天然之地險重城萬雉屯百

萬貊貅於此鎮壓之是誠萬萬年不拔之基也今山前山後皆吾中國之地山前七州今為畿甸之地太行西來連岡疊嶂環而繞之東極于醫巫閭之境以為內之藩籬山後諸州自永寧四海治以西歷雲代之境重關列戍以為外之藩籬苟委任得人守禦有法可保其無外患也惟昌平以東遵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寧都司興營義會等衛在山之後以為外障其後移入內地以此之故京師

東北藩籬單薄之甚異時卒有外患未必不出於此夫天下之患往往出於意料之外然能謀畫於未事之先而豫有以防備之則所患者消泯於無迹矣請下大臣議居庸以東歷黄花鎮古北口直抵山海關山之後皆荒漠無人之境非如居庸以西大小邊鎮兩層可以防備若何可以善其後而使之永無外患必有奇謀宏略出於其閒必不得已而臣有一見請將洪武中大寧都司後移保定

者立于永平或遵化或薊州以為重鎮凡舊所屬
衛所移於沿山要害相為聲勢仍於山之後去山
五里或十里或三四十里量其地勢因其形便築
為墩臺就其空缺之地接連以為邊墻就於其間
擇一要地設為關鎮屯軍守備以為烏梁哈達入貢
之道一以衛都城一以護陵寢此誠千萬年之遠
謀也不然國家養銳儲材俟吾力有餘而其機可
乘仍復洪武中山後帥閫之舊俾與宣府大同列

為三鎮直達遼東之境則是國家之險要既失復得藩籬厚而無可乘之隙根本固而無意外之患矣伏惟聖明當此太平無事之時思患豫防有以為國家萬年無窮之慮勿以為書生過慮而忽之

宋仁宗時范仲淹攻守二議其議攻曰竊見延州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可攻之地其在於此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强者賞害老幼婦人者斬拒者併力以戮之服者厚利以

安之逃逋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為城寨以据其地俟城寨堅牢當留土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使臣以安撫之必嚴其戒曰賊大至則明斥堠召援兵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以助之如此則分彼賊勢振此兵威所用主兵官員使臣勇夫身死者居其前可用策應者居其次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參以前隊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三千

步萬人車三千兩錢五十四億三冬三夏大破諸羌如此取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為據守之策其議守曰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恃險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可遠戍之兵久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月給庫緡春冬之衣鞋饋輸滿道不絕國用民力日以屈之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甚於厝火也臣謂外

敵縱降塞垣鎮守當務經遠古豈無謀臣觀趙充國興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於征伐之中令帶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不甚勞大功克舉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其食地之毛實役其人民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歎

臣按仲淹上攻守二議終之曰國家用攻則宜取

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匱可謂得攻守之宜矣

仲淹又上和守攻備四策其守策曰久守之計須用土兵各諳山川習戰鬬比之東兵戰守功倍然緣邊次邊土兵數少分守不足更當於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即還其家團集之何則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或得代歸營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豈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思征夫不保其家嫠婦頗多

犯法人情不免久則怨起如得并遷其家於緣邊住營更免出軍父母妻子樂於團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又緣邊無稅之地所招弓箭手各使聚居險要每一兩指揮共脩一堡以全其家與城寨相應彼或小至則使弓箭手與諸寨土兵共力捍禦彼或大舉則二旬之前必聞舉集我之次邊軍馬盡可句呼駐於堅城以待敵之進退緣邊山坂重複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疾速俟其得勝使我師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虜掠過越險

阻更無顧慮我若持重不戰則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糧草無所給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困斃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險又未能決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於山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輕而寡弱可擊可逐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奇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乘其弊此守策之要也

其攻策曰臣常計陜西四路之兵數幾三十萬非不多

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歲點兵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舉動歲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賊人之謀果犯何路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併攻一路故為合之衆動號十餘萬以我分散之兵拒彼專一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於敗且彼為客當勞而反逸我為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為三軍以新定陳法訓練

歲餘候其精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互掠於横山降者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困弊勢將潰歸則我環慶之師復出焉彼若再圖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彼則奔命不暇部落攜怨則我兵勢自振三五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

臣按仲淹所議攻守之策雖以防當時之西夏然

以通論後世之邊事勢不同而理同擇而行之舉而措之未必不可用也

張亢上仁宗論邊機軍政所疑十事其三曰今鄜延副總管許懷德兼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兼鄜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鄰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州又遠于此若一處有事自此發兵赴援而山谷險惡人馬已困欲責其功何可得也

臣按兵勢貴乎相接茍相去懸絶則首尾不能相應必致緩不及事之失

亢又言曰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盡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未見成功之效且兵無節制一弊也無奇正二弊也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兵分勢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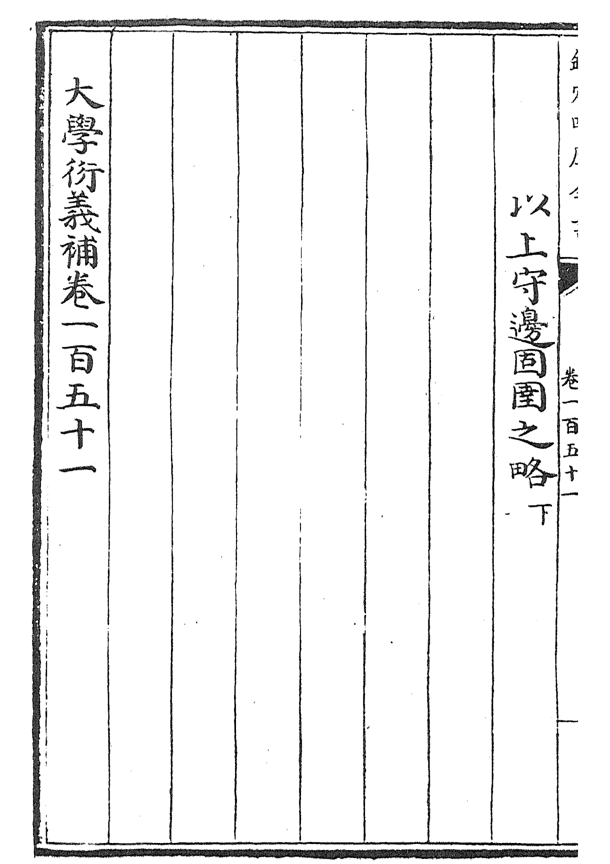
臣按張亢所言五弊非但當時有之而今世亦然

歐陽脩上英宗曰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為路者五而分為州為軍者二十有四而軍州分為寨為堡為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以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為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之為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軍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

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退不能自守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又曰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如此則動而有成功也

臣按今日備邊之地東起遼東西極隴蜀非但若宋人之邊地起麟府盡秦隴而已洪武永樂之盛所守不過數處然皆據其總會扼其要害人聚而

力全而敵之來有以待之得以全力而制勝也正統以後分為堡寨日多軍卒之數不減前日而堡寨之設日益加多誠有如歐陽脩所謂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而為多者也今兵無可添而堡寨不可減乞勑知邊事大臣躬臨邊境審視寨堡之設若非要害或雖要害而兵力寡少不足以守之處革其稍緩者而併歸於最要害之地如此則城堡不虛設而將卒皆有用矣



以上守邊固圉之略下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一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二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外蕃

列屯遣戍之制

詩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

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程頤曰毒民而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又曰古者戍役兩朞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

熊禾曰北部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為侵暴每留屯以防

臣按程頤前所言者萬世為民用兵之大義後所言者萬世遣戍留屯之常制

秦始皇既并天下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矣其後里門之左一切發之

鼂錯曰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也細毛其性能同耐寒揚粵

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仆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又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謂敗退）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則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

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復除也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刼而得之之獘也

易祓曰始皇既并天下北築長城南戍五嶺又有驪山阿房之役兵不足用乃至發讁先發弛刑之類次發賈人之類次發治獄不直者之類次隱宮刑徒者次以嘗有市籍者又其次則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

者先發里門之左名閭左之戍未及發右而二世立復調材士五萬以衛咸陽民不聊生天下騷動而勝廣起矣

臣按三代之遣戍役不得已而遣之反覆開諭旣憫其私情復陳之以公義葢以仁義而行之也秦人則不然以威刼而行之而已則行者豈能得其心而使之効其力哉錯謂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

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其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則以功利言不如三代之使民專以道義為説也雖然人心不古好義不如好利所以勉勵中人以下者亦不得不然

秦用商鞅之法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臣按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正卒給中都官者也

漢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為更卒也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

馬端臨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

所直者內地其役一月不行者以錢雇代行者過更者亦以錢雇直所直者邊疆其役三日不行者以錢輸之縣官縣官以給代行者但所謂一歲而更者恐是併往回行程言之遠戍且以兩月為行程則每歲當役者十月如是踐更則是一人替九人之役如是過更則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役夫戍邊重事而百人之中行者纔一人則兵之在戍者無幾矣切意一歲而更是秦以此待謫戍者本非正法及其窮兵黷

武則雖無罪者及元係復除者皆調發之而儕之謫戍矣漢初亦遵其法後來乃著令有罪者乃戍邊一歲而凡民之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者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為過更之法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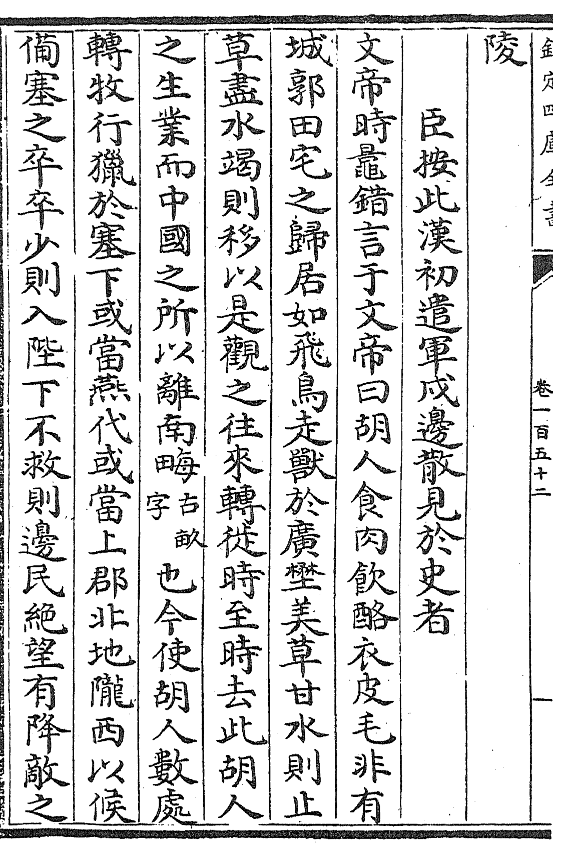
臣按漢時戍邊有過更之法凡民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臣愚以為此法今亦可行内地衛所官軍戍邊者每歲分兩班赴邊屯戍行程往來頗為勞苦且内地人多

怯弱不耐寒苦而其衛所輪差之際不免作弊請
準古過更法每歲該戍邊方衛所官旗軍餘計口
出錢貼助應戍之人其有壯健之士願受直代人
出戍者聽官為驗其身力年齒相當一體給與合
得糧賞惟在得人不必正身此法今亦可行

高祖十一年發巴蜀材官衛軍霸上

景帝後二年發車騎材官屯鴈門

宣帝神爵元年發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詣金



陵

臣按此漢初遣軍戍邊散見於史者

文帝時鼂錯言于文帝曰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壄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古畝字）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有降敵之

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先為屋室具田器予冬夏衣廩食其亾妻者官買予之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

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臣按今西北緣邊一帶遼東宣府寧夏甘肅四處無有州縣而大同延綏涼洮等處皆有人民及蕃族今亦編其丁壯與軍伍相兼守禦然其民既已供賦役而又使之備戰陳有事之時暫用之可也

無事之時一體與軍常操似非人情所堪臣請下山西陝西二布政司凡極邊去處如大同延綏民有願自投軍者免其户糧十二石就以為月糧官不復支給其本户糧原數不及者以同里人户糧足其數其近邊去處在千里而近者有願投軍者亦如之免糧之外别免本户數科及凡雜役俾其供送凡投軍者加以義勇之名俾其自備鞍馬器械糗糒隨軍征調死不句丁有願替者聽似亦良

使

錯又言曰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意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丁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古之置邊縣以備敵也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使五家為伍而至於十連一邑生死相卹室屋完安所以使

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居則習於射法出則教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内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同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亾功也陛下絶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之則終身創矣創懲艾也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

後未易服也

臣按鼂錯之策欲募民相徙以實塞下又欲置邊縣以備敵然今日諸邊見有列屯坐食之兵不須召募舊有衛所營堡之制不須置縣但其所謂五家為伍合於古法今不必以家為伍而以五人為伍使其自相聯屬或其戚屬或其交契從其所好官府因而什伍之方其係籍食糧各仍其舊惟於操練征調之際則用伍法焉每伍同一字號以一

人為首呼兵首則五人必與偕所聚集之處如錯
所謂居則習為射法出則教於應敵起止相隨而
暫離者有禁器用相共而自私者有罪中有嫌隙
者許其明白告官而離合之匿怨而貌從者同伍
知而不告罪同伍中不許飲博惟合伍校射方許
飲酒遇有寇至少至則因其人之多寡而遣吾卒
以應之彼以十人來吾以十人應之彼以百人來
吾以百人應之吾之所謂十與百蓋以伍為卒十

人乃五十人百人乃五百人也寇非大至不以大
衆
武帝時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
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
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
臣按武帝發天下七科謫一曰吏有罪秦始皇謫
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即此科也二曰亡命三曰
贅壻四曰賈人即秦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

人贅壻賈人擊南越也五曰故有市籍與夫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是三者皆賈人之類也武帝此七科先儒謂其因秦人之舊蓋兵出於農固有定籍故於定籍之外立此七科吏有罪者席其故官亡命者去其鄉土贅壻者托於婦家賈人以下皆身不在農畝是七者皆非調發所及故謫之此雖非先王令典然亦可以制伏姦人使皆為國禦寇而亦寬農實邊之一助也

明帝永平八年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後又詔詣邊者妻子自隨

臣按此秦漢以來謫有罪者戍邊之始葢置惡人於荒僻之地以禦魑魅古典也秦始皇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漢武帝謫吏有罪者出朔方其來遠矣但有罪繫獄者人非一等有農民有游民與夫工商吏卒不一類焉彼夫農工商賈平日習勞苦事役作之人用以戍邊無不可者若夫名為士

流繫官籍者率多選軟脆弱之人平日呻吟佔畢
不經勞役一旦使之被堅執鋭以從事隊伍之間
以禦强寇用此以儆衆庶固為可矣其如誤國計
何况邊塞之地餽餉為難内地米一斛至邊計其
費不止三斛也乃歲苦内地良民運三十斛米以
養一無用之人無乃非計歟必欲重困罪人使彼
知警豈無别策而必用此乎
明帝以後又歲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出戍聽從妻

子自占邊縣以為常凡徙者皆給弓弩衣糧於是北胡有變則置度遼營南蠻或叛則置上林兵羌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

臣按漢人守邊多是募兵其所置兵營皆是蠻夷有變而後增之也今日邊城之守士卒之屯皆是聖祖開國之初舊制然歲久弊生不無消乏軍伍或不能如往時之盛欲行漢人召募之法然承平日久民戀鄉土必欲行國初簽補之例然版籍已

定民或起怨臣於制國用下嘗建因荒收兵之策此策似亦可行儻不棄芻蕘之言斟酌行之是亦足兵之一助也

東漢自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疆場之間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籍京師之兵以出葢自建武迄漢衰匈奴之寇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連年暴露而禁旅無復鎮衛之職矣

臣按漢人疆場之間既已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

國有征伐又籍京師之兵夫内地有寇可出京師兵以平之若夫邊圉之寇必須用其邊兵何則葢邊兵生長邊陲慣於戰鬬知敵人之情狀識道路之迂直且復屢經戰陳目熟心定若夫京畿之兵驕奢脆懦目所未嘗見身所未嘗經况受命而總兵者皆天子之勲貴報效而從征者皆是權貴富豪子弟欲希功以得官耳非實有材勇欲敵所愾以建功業也一至邊城已既不能戰反役使邊兵

之善鬬者為之給薪水供草料及至敵退而論功方且虛張功次奪邊兵之虜獲攘其首級以為己功是以邊城一聞京軍之來無不解體者為今之計緣邊一帶分定疆界專責邊將守禦不得已而出京軍止用以為邊城之聲援如大同則於應州或渾源州立一大營宣府則於懷來或保安立一大營其他遼東甘肅諸處皆然敵少入寇則各邊自為守戰大入寇方許奏請京軍如寇大同京軍

則於應州駐劄寇宣府京軍則於懷來駐劄兵法先聲後實每調一千則稱五千用以為邊城之聲援非其力果不能支而京軍不得貪功冒進如此則各邊將卒畏京軍之擾害且奪其功無不奮志效死矣

唐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原皆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

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凉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

臣按唐初大總管其後節度使即今總兵官之職名

德宗時陸贄上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

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綏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狥衆情進退死生惟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

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為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擕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彊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為守備是則不量

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强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為鄰伍以戰鬬為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娱地惡人勤於斯為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思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繁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

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壤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强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戚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為用不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加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恒念戎醜之克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為平居則殫耗

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𢬵棄城鎮以揺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户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

臣按陸贄此奏曲盡古今屯戍防邊之利害所謂屯戍之兵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蓋處制天下之事合於人情宜

於土俗然後可以經久而不廢事莫不然不但屯戍一事也其間所論人情苦樂之實邊塞窮苦之狀與夫分番更戍之無益緣事謫戍之非宜皆洞燭事情切中時弊人主宜寫一通於座右朝夕目焉則邊塞之苦如在目前事機之宜如指諸掌於是揆之人情驗之時事因其利而見於施行究其害而痛加禁革則邊防無事而中國乂安矣

贄又言理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

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閲其才程其勇挍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觖望之釁蓋所謂日省月試餼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惟止當

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隔絶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遥隷神策不離舊所惟改虛名其於稟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制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況乎矯佞行而稟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

未忘懷孰能不慍不為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吴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

臣按陸贄之言雖是當時之弊然今世兵在外則苦在内則樂在内則逸在外則勞朝廷所以稟賜之者在外則薄在内則厚無以異於唐之季也明主鑒贄斯言痛革其弊使之内外均齊憫其苦而知其勞時加優恤比諸内地樂而逸者有加而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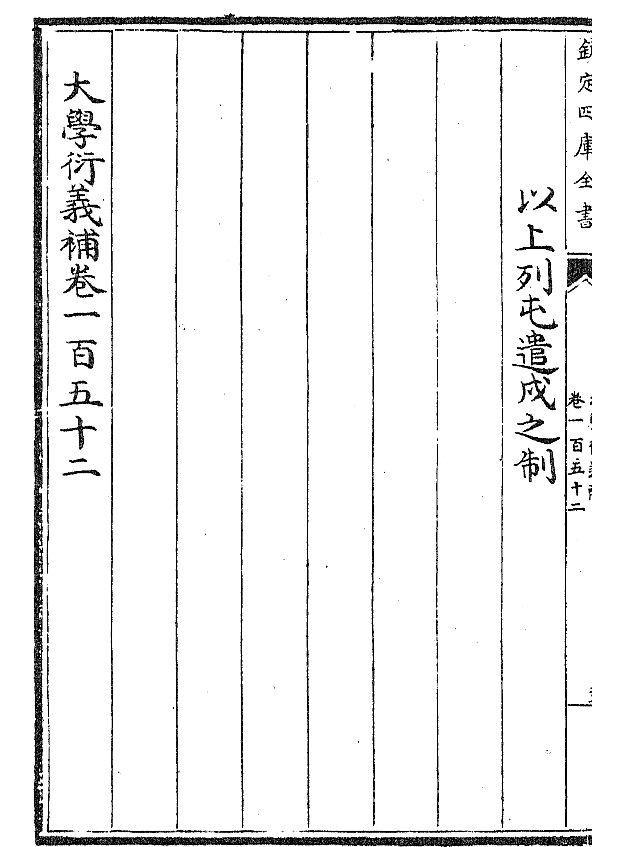
不及如此則士卒感恩思報人心歸而氣勢壯軍威振矣

宋制凡上軍遣戍皆本司整比軍頭司引對便殿給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揀拔精銳以補之或退其疲老者凡大祀有賞給每歲寒食端午冬至各有特支戍邊每季又加給銀鞋環慶緣邊艱於爨給者又有薪水錢其役兵勞苦者或季給錢或川廣代還者别給裝錢川廣之補卒或給時服錢屨凡出外卒有口糧

臣按宋朝之所以優待邊戍之軍者如此其至其出戍代還皆得引見而所以賞給之者比諸内地之軍為加優葢宋太祖太宗起自兵間深知軍中利病而知邊戍之兵尤為勞苦故優待之也如此或者謂宋時賞給諸軍如此國力焉得不屈臣竊以為國家禍亂多起於寇盜而其所以遏絶之者將卒也國家誠省嬖倖之賞賜異端之崇奉以為軍國之用綽乎有餘裕矣

宋制蕃兵者塞下内屬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之兵也西北邊羌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塞者謂之熟戸餘謂之生戸其大首領為都軍主有帳以上為軍主其次為副軍主又有以功次補者其官職給俸有差

臣按凡今天下其邊防皆有各部落馭之得其道皆得其用或以為捍蔽或以為爪牙或以為鄉道或以為間諜顧用之何如耳揚雄所謂御得其道狙詐皆作使但不可偏狥專任而已



以上列屯遣戍之制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二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郝爾敦